

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
Jing Mei San Wen 精美散文

亲情永恒



共赏精美散文，透过名家笔触，感受唯美。翻开本书的那一瞬间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享受阅读之乐、感知之乐、人生之乐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最受当代青年喜欢的精美散文

亲情永恒

主 编：卉 放

编 者：许靖江 张国彦 沈 凌
乔化永 王小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情永恒 / 卉放等编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0.1

ISBN 978-7-5306-5229-9

I. ①亲… II. ①卉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6941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10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0.00 元

前言

写作是语文学习的重要环节，也是考场夺魁的重点。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呢？综合平时老师讲的和一些著名作家们总结出的经验，不外乎是要阅读名篇佳作、观察生活中的细节及勤动笔练习，并注意遣词造句、语法等等。但问题是学生课业负担加重，学习压力过大，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广泛的阅读和练习，这就难免在写作方面丢失自己的优势。

针对学生们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，我们委托了有丰富教学经验且在教学一线的老师，从历年出版的《散文》月刊中，精心编选了《仰念大师》《开拓视野》《自然之歌》《域外风情》《青山绿水》《爱国情怀》《科普新知》《生命之歌》《童年忆想》《乡情难忘》《四季之歌》《人物绘像》《议论风生》《友情温馨》《天下民生》《抒情短章》《幽默趣文》《亲情永恒》十八本适合学生阅读与写作的分类散文。

之所以从《散文》中选编，是因为它是专发散文作品的纯文学刊物，文章大多短小精炼，适合学生学习；再是许多著名作家和大批优秀散文作家都曾在《散文》发表过文章，均适合学生借鉴和模仿；再是《散文》的文章题材广泛，贴近生活、实用，解决了广大学生的接触社会少、生活面窄、写作题材少的问题。

本套书题材广泛，有记叙亲情友情的，有描绘祖国山川的，有议论世间百态的，有摹写人物影像的。每册都是按照专题选编，基本涵盖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，这从各册书名就可以看出。这可以引

导青年读者朋友尤其是学生贴近生活,观察生活,在行文写作中明确写作主题,简便迅速快捷地找出写作素材,以锻炼、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水平。

本套书分类明晰,像叙事类的《仰念大师》《童年忆想》;写景类的《青山绿水》;抒情类的《抒情短章》《爱国情怀》;议论类的《议论风生》;写人类的《人物绘像》,还有《科普新知》《幽默趣文》其他类别。在《亲情永恒》册里又分母爱篇、父爱篇,祖孙情、家人情、夫妻情、手足情、亲戚情等。《四季之歌》册里又分春之歌、夏之歌、秋之歌、冬之歌等;《人物绘像》册里又分劳动者群像、知识者群像、女性群像、老人素描、孩子小像等,使之按类查找方便快捷,基本上囊括了写作、摹写、练习的各个方面。在每篇文章中,还用色块标出了精彩句子,学生翻阅、检索起来非常方便。

由于本书编选的范围比较广,不但适用于初、高中生,对于一般大学生和喜好写作的读者也非常实用。

因本书的文章都是在《散文》月刊上发表过的,此次选编时,对所选文章的作(译)者都已寄发过稿件征询信,大部分作(译)者都有回复。但由于《散文》发刊30年,时间跨度大,且由于种种原因,有些信件被退回。如该文章的作(译)者看到此书后,请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联系。敬希谅解。

编者



慈母情

- 2 母亲 / 陈洁
5 儿行千里 / 黎梦龙
7 捡布片儿 / 刘庆邦
11 今天我已经懂你 / 刘利华
14 心绪 / 周矢
21 一件小事 / 李德忠
24 布鞋 / 刘晓
28 寸心难报三春晖 / 山农
31 一张照片 / 王继诚
34 今生今世，圆月朗照你我 / 凌渡
38 母亲的闹钟响 / 张健
41 母亲是春天 / 尹雪曼
43 致母亲 / 晨儿
44 母亲的脚印 / 陈占敏

严父情

- 48 背影 / 梅桑榆
53 孩子，我领你来看瀑布 / 青才
55 私语 / 赵家新
58 一言难尽父子情 / 刘星
63 生日的烛火 / 关振东
66 等待你，我的船长 / 孙学丽
69 父亲送我一幅画 / 赵卓平
71 父爱深深几许 / 朱晓军
75 风中的小鸟 / 徐泽
78 赡养时间 / 一如
80 父亲的斧头 / 靳万龙
82 父爱的高度 / 吴宏博
84 父亲是座山 / 杨祖华





祖 孙 情

- 86 戒尺小记 / 胡心洁
90 亲情 / 刘利
95 再也没有两只汤团了 / 宇秀
100 亲人三题(节选) / 张俊纶
104 美丽的谎言 / 吕游
105 乐乐 / 王小鹰
107 心境 / 郭华
109 如歌的慢板 / (奥地利)宋敏
113 种田的祖父 / 刘诗伟
115 老人们 / 尼楠
118 买药 / 甲乙
122 银手镯 / 艾华

家 人 情

- 126 敲门的回忆 / 詹岱尔
128 品读邨来的家 / 张学友
130 人生的支撑 / 钟鸣
132 离情别意 / 左森
135 垂盆草 / 贾祥伦
138 但是你没有 / 代薇
140 递手绢的人 / 洋中鱼
142 鲜艳的姐姐 / 周业明
145 婆婆的目光 / 傅晓英
148 紫色木槿花 / 吴梦川
152 舅舅(节选) / 陈洁民





慈母情

母亲 / 陈洁

长大以后常常自我反思，发现自己是个晦涩沉闷的人，很无趣。之所以这样，我想，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吧。

母亲不是个温柔或柔顺的人，有时甚至有点冷漠无情。很多年后的一天，她还说：“我以前觉得搂着你‘崽儿崽儿’地叫是件很丑的事。”我相信那天她很想搂抱我，但那时我已经大得可以做别人的母亲了。我们很多年前就错过了搂和被搂的季节。

我有时候想，大概因为出身农村吧，母亲实在带着太多的乡间村姑习气，她执拗、倔犟、泼辣，却又羞于拙于表达情感。我敢说母亲绝少对父亲软语温存。母亲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做女人。女人是水，但她的骨头太硬了。

所以不难想象当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时的震惊。母亲平平淡淡地说：“啊，你来了。”她甚至骄傲地不去擦腮边的泪，我说：“嗯，我给你吹吹，沙子眯眼了。”我凑上去吹了两下，顺手抹去她的残泪，我一辈子不知道她那次为什么哭，但我从此知道，母亲有泪。再硬的女人也有泪。我吹着她发红发肿的眼，感到自己的灵魂丝丝缕缕地渗入母亲体内，心与心叠合，血与血相融。原来，母亲也有爱。如果你走不进内敛的心灵，你就永远感知不到爱。

母亲的爱，像天空一样高远。惟其高远，所以难感知；惟其难感知，所以格外深刻，深刻得直入骨髓。

说母亲时，我偶尔也会想到父亲。他们是一对模范伉俪——这是身边所有人的共识。但是，怎么说呢？两个本来不相干的生

命要融合到一起，毕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。这个很浅显的道理，我却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也就读懂了平生最爱：母亲。当然，我很早就读透了父亲。

父亲多年来一直与我谈着心，所以我知道父亲并不满意母亲，母亲的确不是个乖巧、娇小、柔情似水的小妻子，更谈不上红袖添香、煮茶读书的风雅和清逸，她的文化程度不高，因此为人师的父亲常常找不到与母亲的“共同语言”，他长时间地沉默着。

我从来不认为我爱着父亲，就像不认为父亲从心底里爱着母亲一样，但我俩多年来一直是最亲密的朋友和知己，进行着最深刻的交谈。直到今天，有些话题我还是只与父亲谈。我把自己全部最深刻的思想和话语都献给父亲，就像我把全部最深的爱都献给母亲一样。

但我们平时很少说到母亲，也几乎从不让母亲参与我们的谈话。有时母亲加入进来，我们就拉扯些家常开心的事儿。母亲无力进入我们深入的对话，她会难过的。我希望母亲能在拉家常中简单地快乐，父亲通过快乐把与母亲的距离保持在即离之间，和母亲不觉察的范围内。

只有一次例外，那是一个没什么特别的晚上，我与父亲彻夜说着一个话题：母亲。快天亮的时候，父亲哭了。我异样清醒地僵立着说，要是你走进妈妈的心灵，你会被如海的爱淹死，怎么至于觉得她不够温柔？要是你知道她内心深处的自卑和怯懦，就会明白她的蛮横只是对自我的尊重，她只是要维护她不多的一点生命尊严。要是你能读懂生命质朴和纯真的高贵，就该知道清若净水的生命根本不需要人类文明肮脏的外套。人越有“文化”越不干净，比如我——和你。这时第一缕阳光已经透进屋来。

也曾希望母亲能多读点东西，毕竟家里三间房十二面墙有五面是书墙，但我又一直坚信自己和母亲之间不需要任何语言和文字。为了与母亲平等，我甚至十二万分愿意抛弃自己的“文明”、

“文化”和“文雅”。

在母亲面前，我常常自惭形秽。在父亲眼里，我几乎一切都比母亲强，唯我知道，我活得不及母亲一半真诚。还记得有一回，不知我俩在闲聊什么，我很随意地问了一声：“我发现你的性欲不很旺盛，是吗？”我的的确确是十分随意地顺口问到，压根儿没往心里去，母亲竟忽地红了脸，低下头去，单只含羞地低“嗯”了一声。天知道，我极度震惊地呆望着母亲的羞涩，心里痛楚极了：爱的心痛！

任何一个游戏玩世的年轻女人面对中年妇人的纯净的羞涩，都会心痛的。

我已经有多长多长时间久违了作为女人的羞怯和纯真。

我爱母亲爱得发疯。

这一幕发生在一个暖洋洋的午后，阳光淡下去，聊天也很平淡地过去了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。我却在背后无人的时候，认认真真地痛哭了一回，这是很久以来，我第一次认真，第一次回归纯净，第一次哭。

这一生没有对母亲说过“我爱你”，这是我最欣慰的。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我用全部身心爱着却不必表白的人。只有她能走进我的心灵，我也只让她一个人走进我爱的最宽的海域。



■ 儿行千里 / 黎梦龙

前年,我置了新居,那套旧房闲下来,便将父母接到城里住,三天两头可以去看看,这样二老满足得不得了。深秋的一天,我去看母亲,出来的时候穿鞋,发现皮鞋里放上了崭新的鞋垫,浅蓝的底色,还印着橘黄色的花纹,很好看。我知道是母亲放的,抬眼望门外木瘦草枯的园子,才确信时已秋凉了。周末再去,出门时发现鞋垫换成了青莲色的,先前那双母亲取去换洗了。

也许目不识丁的母亲凭女人天性的悲悯就知道,儿子从母亲的身上下来,注定要行千里。天下母亲都知道这个理,生命中割不断的牵挂一生都拴在心尖上。儿子的小脚丫逐渐长成大脚板,迟早得走四方,而且免不了有坎坷与磕绊,鞋子得坚实些,母亲就在鞋上下工夫。

母亲幼年生活于豪绅之家,解放后因家世缘故竟连学堂门都没迈过,可苦难的磨炼使母亲拥有了一双勤劳的巧手。我儿时由外婆带着,祖孙的鞋都由母亲亲手做。母亲做鞋都在冬季农闲时,秋收后霜还没降下来就开始做准备,趁阳光好,剪开不穿了旧衣裳,熬一盆糨糊,一层层胶合晒干,用作鞋底芯。接着是纳鞋底,这是个浩大的工程,因为老小一大拨人来年冷暖两季的鞋都得提前完工。所以年前几个月除了忙家务,母亲的闲余时间都用来做鞋,常常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针扎到夜深。一只鞋底至少要分三次纳。先是纳鞋芯,是主体部分,用数层胶合的旧布钉紧。布料少了就用黄草纸相间补充,反正得够近一厘米厚。鞋芯底下合一层耐磨的粗麻布之后,才用专门的大针粗线一路路纳紧。这是真功夫,是我们上一代母亲的手

工“马拉松”！鞋芯上层用柔软的棉布做，只纳鞋边，中间不留线结，以免“打脚”，若是冬鞋就在里面夹一层棉花。鞋面自然扯新布做，这样才美观体面耐穿。

我儿时穿母亲做的鞋式样并不多，春秋是轻便的“方口鞋”，冬天是厚实的“蚌壳鞋”，这都是当时农村流行的款式。但母亲的做工精致，针脚细密匀称，鞋子送过来，左邻右舍的老婆婆大婶子都赞不绝口。

我的脚板一轮轮加大，母亲做鞋的功夫就越来越深。儿子要走四方了，母亲得把她绵长的牵挂密密地纳进鞋底。果然，我初中毕业就进城念师范，也算是少小离家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正印了这句古语。母亲依然是在鞋上下工夫，一年多做两双，手工更讲究，不能让儿子在城里丢脸。母亲做的是现在市面上还流行的那种黑色灯芯绒“松紧鞋”，精致得不得了，我读三年师范一直是穿这种布鞋。记得一个城里的女同学看了母亲做的鞋，赞叹说：“好鞋，给你妈妈当儿媳去！”

以后多年来住在城里，我已不再让母亲做鞋了。母亲也老了，眼睛看不清针眼，粗笨的手扯不动那么粗的鞋底线。但母亲还在关注着儿子行千里的脚。她以只有母爱才具备的细密心思，发现儿子的皮鞋里需要温暖，便从街头的地摊上买来鞋垫，并默默地在儿子上门时按时换洗，来延续她深埋的牵挂。

也许，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会因拥有而随岁月淡去，唯有母爱不会，日子越深，牵挂得越紧。上个世纪末，外婆尚在人世，有一次我去探望她老人家，八十多岁的老太太，掀开一层又一层衣服，从贴身褂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小一寸黑白照，居然是我大舅的相片。大舅英年早逝，走时我才满月，三十多年来只是零星听说些关于他的事，没想到外婆一直将他贴肉揣在身边！大舅何止行千里，那是个遥不可及的世界，可他走不出老母亲的心。

儿行千里母担忧自不必说了，母亲老了，行不了多远，但终归要远行，儿愁不愁呢？寸草之心，难报三春之晖啊！

捡布片儿 / 刘庆邦

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后期，我们家搬到北京朝阳区的静安里居住。这是我们举家迁至北京的第三个住所。第一个住所在灵通观一座六层楼的顶层，我们家和另一家合租。我们家住的是九平方米的小屋。第二个住所，我们家从六楼搬到该楼二楼，仍是与人家合租，只不过住房面积增加至十五平方米。搬到静安里一幢新建居民楼的二楼，我们才总算有了独门独户的二居室和一个小客厅，再也不用与别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了。

住房稍宽敞些，我几乎每年都接母亲到城里住一段时间。一般是秋凉时来京，在北京住一冬天，第二年麦收前回老家。母亲有头疼病，天越冷疼得越厉害。老家的冬天屋内结冰，太冷。而北京的居室里有暖气供应。母亲的头就不怎么疼了。母亲愿意挨着暖气散热器睡觉。她甚至跟老家的人说，是北京的暖气把她的头疼病暖好了。

母亲到哪里都不闲着，仿佛她生来就是干活的，不找点活儿干，她浑身都不自在。这时我们的儿子已开始上小学，我和妻子中午都不能回家，母亲的主要任务是中午为儿子和她自己做一顿饭。为了帮我们筹备晚上的饭菜，母亲每天还要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买菜。她在市场上转来转去，货比三家，哪家的菜最便宜，她就买哪家的。妻子的意见，母亲只把菜买回来就行了，等她下班回家，菜由她下锅炒。有些话妻子不好明说，母亲的眼睛花得厉害，又舍不得多用自来水，洗菜洗得比较简单，有时菜叶上还有黄泥，母亲就

把菜放到锅里去了。因话没有说明，妻子不让母亲炒菜，母亲理解成儿媳妇怕她累着。而母亲认为，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在班上累了一天，回家不应再干活，应该吃点现成饭才好。母亲炒菜的积极性越发的高。往往是我们刚进家门，母亲已把几个菜炒好，并盛在盘子里，用碗扣着，摆在了餐桌上。母亲炒的大都是青菜，如绿豆芽儿、芹菜之类。因样数儿比较多，显得很丰富。母亲总是很高兴的样子，让我们赶紧趁热吃。好在我妻子从来不扫母亲的兴，吃到母亲炒的每一样菜，她都说好吃，好吃。

倒是我表现得不够好。我肚子里嫌菜太素，没有肉或者肉太少，没什么吃头儿，吃得不是很香。还有，妻子爱吃绿豆芽儿，我不爱吃绿豆芽儿，母亲为了照顾妻子的口味，经常炒绿豆芽儿，把我的口味撇到一边去了。有一次，我见母亲让我吃这吃那。自己却舍不得吃，我说：“是您炒的菜，您得带头儿多吃。”话一出口，我就有些后悔，可已经晚了。定是我的话里带出了不满的情绪，母亲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。我不应该有那样的情绪，这件事够我忏悔一辈子的。

买菜做饭的活儿不够母亲干，母亲的目光被我们楼门口前面一个垃圾场吸引了。我们住的地方是新建成的住宅小区，配套设施暂时还跟不上，整个小区没有封闭式垃圾站，也没有垃圾桶，垃圾都倒在一个露天垃圾场上，摊成很大的一片。市环卫局的大卡车每三两天才把垃圾清理一次。垃圾多是生活垃圾，也有生产垃圾。不远处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衬衫厂，厂里的垃圾也在垃圾场上倒，生产垃圾也不少。垃圾场引来不少捡垃圾的人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；有本地人。也有外地人。他们手持小铁钩子，轮番在垃圾场扒来扒去，捡来捡去。母亲对那生产垃圾比较感兴趣。她先是站在场外看人家捡。后来一个老太太跟她搭话，她就下场帮老太太拎。她拎的纸纸片片、瓶瓶罐罐，都给了老太太。再后来，母亲或许是接受了老太太的建议，或许是自己动了心，她也开始捡一些自己认

为有用的东西拿回家来。母亲从生产垃圾堆里只捡三样东西，纱线、扣子和布片儿。她把乱麻般的纱线理出头绪，再缠成团。她捡到的扣子都是那种缀在衬衣上的小白扣儿，有塑料制成的，也有贝壳做成的。扣子都很完好，一点破损都没有（计划经济时期，工人对原材料不是很爱惜）。母亲把捡到的扣子放到一只塑料袋里，不几天就捡到了小半袋，有上百枚。母亲跟我说，把这些线和扣子拿回老家去，不管送给谁，谁都会很高兴。

母亲捡得最多的是那些碎布片儿。布片儿是衬衫厂裁下来的下脚料，面积都不大，大的像杨树叶，小的像枫树叶。布片儿捡回家，母亲把每一块布片儿都剪成面积相等的三角形，而后戴上老花镜，用针线把布片儿细细地缝在一起。四块三角形的布片就可以对成一个正方形。再把许许多多正方形拼接在一起呢，就可以拼出一条大面积的床单或被单。在我们老家，这种把碎步拼接在一起的做法叫对花布。谁家的孩子娇，需要穿百家衣，孩子的母亲就走遍全村，从每家每户吆喝来一片布，对成花布，做成百家衣。那时各家都缺布，有的人家连块给衣服的破洞打补丁的布都没有，要找够能做一件百家衣的布片儿难着呢。即使把布片儿讨够了，花色也很单一，多是黑的和白的。让母亲高兴的是，在城里被人说成垃圾的东西里，她轻易就能捡出好多花花绿绿的新布片儿。

母亲对花布对得很认真，也很用心，像是把对花布当成工艺美术作品来做。比如在花色的搭配上，一块红的，必配一块绿的；一块深色的，必配一块浅色的；一块方格的，必配一块团花的；一块素雅的，必配一块热闹的等等。一条被单才对了一半，母亲就把花布展示给我和妻子看。花布上百花齐放，真的很漂亮。谁能说这样的花布不是一幅图画呢！这就是我的心灵手巧的母亲，是她把垃圾变成了花儿，把废品变成了布。

然而当母亲对妻子说，被单一对好她就把被单送给我妻子时，我妻子说，她不要，家里放的还有新被单。妻子让母亲把被单拿回

老家自己用，或者送给别人。妻子私下里对我说，布片儿对成的被单不卫生。垃圾堆里什么垃圾都有，布片儿既然扔到垃圾堆里，上面不知沾染了多少细菌呢。妻子让我找个机会跟母亲说一声，以后别去垃圾堆里捡布片儿了。妻子的意思我明白，她不想让母亲捡布片儿，不只是从卫生角度考虑问题，还牵涉到我们夫妻的面子问题。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。那些捡垃圾的多是衣食无着的人，而我的母亲吃不愁，穿不愁，没必要再去垃圾堆捡东西。我和妻子毕竟是国家的正式职工，工作还算可以，让别人每天在垃圾场上看见母亲的身影，对我们的面子不是很有利。于是我找了个机会，委婉地劝母亲别去捡布片儿了。我说出的理由是，布片儿不干净，接触多了对身体不好。人有一个好身体是最重要的。母亲像是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答应不去捡布片儿了。

我以为母亲真的不去捡布片儿了，也放弃了用布片儿对被单。十几年之后，母亲在老家养病，我回去陪伴母亲。有一次母亲让我猜，她在北京那段时间一共对了多少条被单。我猜了一条？两条？母亲只是笑。我承认我猜不出，母亲才告诉我，她一共对了五条被单。被单的面积是很大的，把一条被单在双人床上铺开，要比双人床长出好多，宽出近一倍，用零碎的小三角形布片对出五条被单来，要费多少工夫，付出多么大的耐心和辛劳啊！不难明白，自从我说出了不让母亲去捡布片儿，母亲再捡布片儿，对床单，就避免让我们看见。等我和妻子上班去了，儿子上学去了，母亲才投入对被单的工作。估计我们该下班了，母亲就把布片儿和被单收起来，放好，做得不露一点痕迹。临回老家时，母亲提前就把被单压在提包下面了。

母亲把她对的被单送给我大姐、二姐和妹妹各一条。母亲去世后，她们姐妹把被单视为对母亲的一种纪念物，对被单都很珍惜。可惜，我没有那样一条母亲亲手制作的纪念品（写到这里，我泪流不止，哽咽不止）。